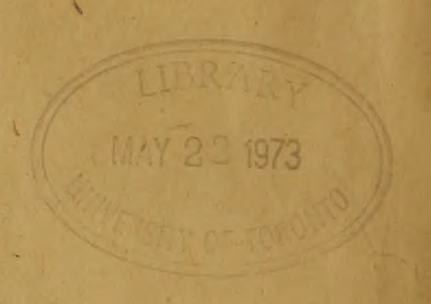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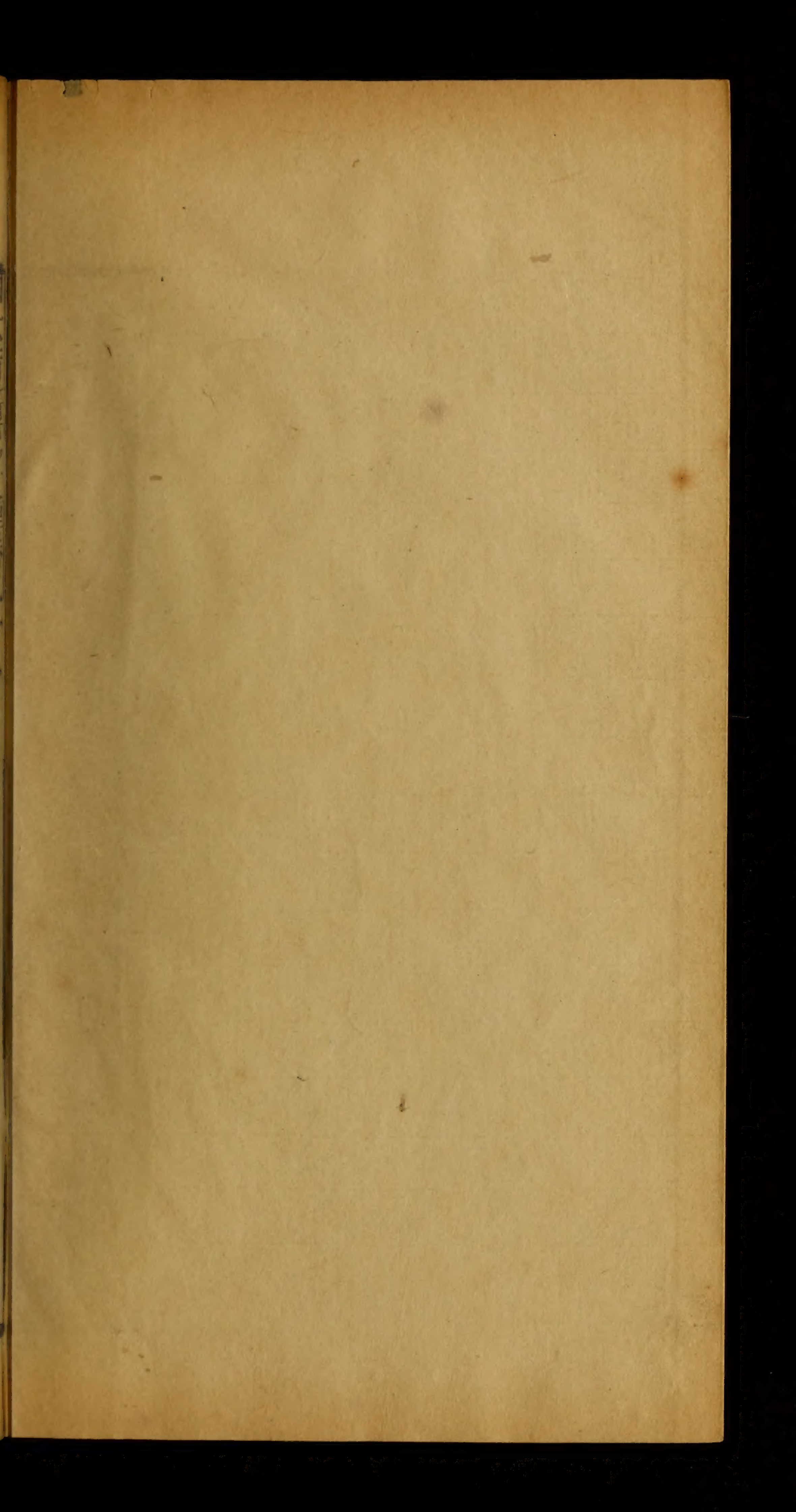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卻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實周瑜則前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亦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嘗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不好戰好戰甚于好兵也只夫人便是

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
甚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爲玄德成婚之助
又即借孫權之妹爲玄德歸荆州之助不但喬國老吳國太爲孔明所
借即孫夫人亦爲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荆州
又何不可借哉孫夫人之配玄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丈夫女也重耳
不欲去而齊姜遣也玄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
去恐去不成孫夫人與玄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齊姜不
告于其父玄德之去孫夫人不告于其兄一則殺採桑之女是英雄手
段一則退攔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
活似婦人乞憐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
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
三國誌演義不肖歎龍先生傳授得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爲撞看拉親的曹老瞞孫權追妹追不轉來爲遇着接親的諸葛亮袁術討不成媳婦止折了一個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賠了一個妹子前後遥遥映射成趣

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壻小媳婦偏諠男子氣壯矣賢妻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跪頓不得膝下有黃金一個爲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車前排白刃家將畏主人而尤畏其妹孫夫人之威內可知新娘聽丈夫而不聽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單身入贅贈嫁的只有趙子龍今日兩口回門送親的都是周公瑾化難生恩的劉備闌干貴索翻成天喜紅鸞誤巧成拙的周郎賜錯險差引出喪門弔客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今人婦人所樂之兵器又是一樣玄德曰非夫人所宜之事吾心甚寒可令暫去管家

婆眞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婿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斷殺半生尚懼兵器乎（雖然斷殺半生都不會與女將軍斷殺）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中間截無數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不但欲夫人歡洽并欲侍婢歡洽妙）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女婿得岳母喜歡喜得做不起）郤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撮合首乃是合岳）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折書視之書略曰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軟困之於吳中盛為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已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踈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荆州可圖也主公依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前是假用美人計此卻眞用美人計矣）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爲父母者不但望婿女相得尤喜郎舅相得）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已入溫柔鄉矣）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玄德太忙子龍甚閒）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于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孔明附耳分付語至此方纔補出）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玄德戀有貼肉的錦被窩得趙雲有貼肉的錦囊）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子龍

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第一個錦囊用着喬國老并五百箇軍十第二箇錦囊却只用趙雲一人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問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又將四十九回中事一提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此是錦囊定計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悞事此是子龍激語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有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妙甚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奉侍二親又不能祭祀祖宗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悒怏不已且說一分話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耶知心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前跪丈母今跪夫人前在有人處跪今在無人處夫人曰妾

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此時夫人亦是孔明囊中之物矣）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但恐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實是要他同去反說暫時辭別詐甚妙）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當（是要他不看哥哥）孫夫人沉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又善哭又善跪夫人安得不入其玄中）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入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聽着丈夫之語連母親面前亦無實話今日此風亦盛）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爲婦之禮（俱在孔明算中）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得孫權夫

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趁程而行揀元日回門既是新春吉日揀元日逃走妙在出其不意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妹夫去遠了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定要趕上拏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音率爲粉碎爲破曹而砍案爲追劉而摔硯而曹可破劉不可追非若甘露寺中之石可以隨我所願也程普曰主公空有沖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孫權此時已無兄妹之情卽夫人此時只有夫婦之恩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

再想起來劉說玄德加鞭縱馬趲程而行當夜于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讀至此亦爲玄德着急）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讀至此一驚又爲玄德着急）原來周瑜恐玄德走透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于衝要之處劄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遥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遥望見玄德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各七星壇追孔明之時此二人分作水旱二路此處却都在旱路前是追在背後此是攔在面前其勢比前更是可畏）玄德驚慌勒回馬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只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前兩個錦囊皆是趙雲自看第三個錦囊却送與玄德自看益求夫人爲）

是丈夫去求也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囚劉備而奪荆州耳奪了荆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今香餌既得金鉤可脫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托荆州有難以圖歸計一片心和盤托出幸得夫人不棄同至于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于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于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前在丈母面前請死今又在夫人面前請死此是從來婦人嚇丈夫妙訣不意玄德亦作此態詐甚妙甚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于是叱從人推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孔明妙計安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聲喏于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封夫人而呼玄德之名絲時可孫孫夫人大怒曰周瑜

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又是我丈夫只此四字便足壓倒丁徐二將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因二將爲周瑜所使故連哥哥亦說在內今你兩個於山腳去處引着軍馬攔住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竟說他是劫掠語甚可畏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先喝例子畫個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國太罵周瑜是爲女兒夫人罵周瑜是爲丈夫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在徐丁二人眼中寫一趙雲若只寫夫人不寫趙雲便有遺漏只得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已在孔明算中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且慢埋怨着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趲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得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前既仗夫人爲開路先鋒此又仗夫人爲

（斷後猛將）立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立德回（不稱劉備而稱玄德不說追而說請與徐丁二將又自不同一）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不罵孫權反罵二將妙甚）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罵二將爲孫權所使故又不說哥哥只說母親妙甚）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前只罵周瑜此處并將孫權壓倒）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是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又罵倒了兩個）軍中又不見立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又在陳潘二人眼中帶寫趙雲）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已在孔明算中）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來得熱鬧）視之乃蔣欽周泰（遂一對前來亦算送[illegible]）二

徐丁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
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吳侯一劍怎敵孔明三囊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
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棹
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
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卻說玄
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到了劉郎浦便不怕孫家港矣心纔稍寬沿着江
岸尋渡一望江水瀰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沉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
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驀音勝然想起
在吳繁華之事不覺淒然淚下又將前文回顧敘事妙品後人有詩嘆曰

吳蜀成婚此水濱　明珠步幛屋黃金
誰知一女輕天下　欲易劉郎鼎峙心

立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立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時一樣危急與擅溪躍馬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篷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立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接親的來了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荆州水軍立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而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有得他說嘴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若要再使除非再送一個夫人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得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立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丈人成就了好事女婿乾做了冤家孔明[illegible]去了船皆上岸而[illegible]車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

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為首官軍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數騎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裡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地界望見玄德軍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豈因玄德壻姻之後不曾與大舅姨公會親故特苦苦追逼那一笑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崦崦音奄內一彪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又是一箇成親的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又是兩箇接親的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前在南郡時則送了城池又折兵猶可言也今陪了夫人又折兵則大不堪矣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項王不會把虞姬送與別人猶云無面見江東父老今周郎乎白地把夫人送與玄德更有何面見江東士人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此時即死到省了後文多少氣正是兩番弄巧反成拙　此日含嗔却帶羞　未知周郎性命何如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曹操赤壁賦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銅臺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未敗之前其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欺人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瞞衆人亦欲瞞君子不但瞞得時直欲瞞盡天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

操以備之得荆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一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亦一龍也向則一龍失水一龍得水失水之龍猶受制于得水之龍而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操以兗許爲水而立德以荆襄爲水然立德之得荆州猶是帶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爲自有之水是得荆州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立德不以荆州爲水亦不以西川爲水而直以孔明爲水耳以西川爲水則得水尚在

荆州之後以孔明爲水則得水已在荆州之前况孔明固所稱臥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臥南陽則爲勿用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爲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爲應運之飛龍以敵野戰之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雖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孫權之表劉備爲荆州牧非結備也正欲使操之忌備而攻備也操攻備而我得乘間以取荆州是佯以己之所欲者讓備而實欲以備之所有者歸我也操之以周瑜爲南郡守非畏瑜也正畏備而欲使瑜之攻備也瑜攻備而我亦得乘間以取荆州是名以備之所得者授瑜而失欲以我之所失者還歸我也然則以荆州表劉備即是魯肅索荆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無異曹仁守南郡之意兩樣機謀一樣詭譎戰國策中多有此等文字不期於三國往往見之

魯肅之索荊州者三孔明之辭魯肅者亦三初以劉琦未死辭之繼以侯取西川辭之終又以不忍取西川辭之前既侯取西川而忽云不忍取西川既云不忍取西川而其後乃爭取西川是前與後相謬也詐也孫權既使魯肅索荊州而又表劉備爲荊州牧既表劉備爲荊州牧而又使魯肅索荊州是前與後亦相謬也詐也彼以詐來故此以詐往耳孫權之上表既不足據而劉備之交契又何足憑周瑜之做媒既非好意而魯肅之作保又何必不受騙耶魯肅見玄德之哭而不忍是以玄德之假不忍動其真不忍也周瑜聞玄德之喜而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賺其真得意也周瑜許言取蜀而魯肅誤以爲真是老實人不曉得弄虛頭孔明詐許犒師而周瑜不知其詐是聰明人又撞了撮空手端來眞是好看

三氣周瑜之文妙在一連寫去三氣周瑜之文妙在斷續敘來一氣周

瑜之後則有與遼合淝之戰孔明漢上之戍玄德南徐之攻以間之三氣周瑜之後則又有曹操銅雀臺之宴以間之其間斷續之處或長或短正以參差入妙周瑜之欲殺玄德者三矣誘令過師江上一也誘使就婚南郡二也劉郎浦之追三也其欲殺孔明者亦三矣先使斷糧是欲令曹操殺之也一也縱使造箭是欲自以軍令殺之也二也七星壇之遣將是不以軍令而直欲以無罪殺之也三也彼有三殺此有三氣亦相報之道宜然耳況以氣報殺以一報兩張之猶為厚矣

卻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卻水軍無數遙觀玄德與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不該氣別人只該氣自己箭瘡未愈因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起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

爲都督起兵取荊州周瑜又上書吳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以此而論之則張昭之見勝於周瑜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琦爲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使劉備不讒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爲得計顧雍之見更勝張昭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爲可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爲使權問何人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即遣歆齎表赴許都曹操恨劉備之取徐州而反詔劉備爲徐州牧欲使呂布忌之也今東吳亦恨劉備之取荊州而反表劉備爲荊州牧欲使曹操忌之也同是一樣機謀歆領命起程逕到許都求見曹操聞操會羣臣於鄴郡慶賞銅雀臺歆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讐只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

銅雀臺成（樊臺於二十四回中事，至此始成。其于民傷財可知。曹操之有銅臺，猶董卓之有郿塢也）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八字可抵一篇阿房宮賦）。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宗族都命穿紅，自己却又穿綠），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上（前以一錦袍引出無數錦袍入衆口之德池中習水，彼是演武于赤壁未敗之前；銅雀臺前其錦袍且演武于赤壁既敗之後），下設一箭垛，以百步為界。分武官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前在赤壁江中分五色旗號，今在銅雀臺邊分紅綠兩隊），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此日其實好看）。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垛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紅一個）。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第一個出來射箭的，却不便射，先往來馳驟，作勢寫得好看），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好看）。金鼓齊鳴（夾寫金鼓），衆皆喝采（寫寫衆人）。曹操於

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又夾寫曹操語）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間一個綠）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攙越操視其人乃文聘也眾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又夾寫眾官語）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好看）眾皆喝采金鼓齊鳴（二句倒寫又與前變）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又一個紅）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好看）眾人齊聲喝采（只寫眾人）（不寫金鼓文法又變）視其人乃曹洪也（先寫箭後寫人文法又變）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又間一個綠）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爲奇看我射來眾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更好看）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又總寫四箭一句）眾人都道好射法（寫眾人喝采又變一個亦只寫眾人不寫金鼓）〇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言未已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又一個紅）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眾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紐回身一箭射去

正在四顧間當中看（好）金鼓齊鳴（只寫金曰不寫衆人文法又亦）淵勒馬按弓大叫曰此箭

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又閒一個綠）大叫且留下錦袍

與我徐晃（出徐晃名字又是一樣寫法）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錦袍晃曰汝奪射紅

心不足爲異看吾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

袍墜地（一發好看）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綠袍人褒個紅袍人矣）驟馬至臺前聲喏曰

謝丞相袍（看乎此疑已結奪袍之局矣不謂其殊未已也）曹操與衆官無不稱羨（又總寫曹操與衆官一句）晃

纔勒馬要回猛然臺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敘法又變）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

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

回答竟飛馬來奪袍（妙在奪得無埋相以前都是紅袍人與綠袍人相爭此處是綠袍隊裏自相爭奪然此是徐晃身上已不是綠袍恰好與許褚一紅一綠相爭真是好看）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住弓把

徐晃拖離鞍轎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打（射箭起頭廝打結局可發一笑）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一人射箭奪此袍卻被一不會射手人扯得粉）

碎妙極趣極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老者最會和事諸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與把酒臨江之時正復相類操顧謂衆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前者橫槊賦詩橫不是武賦詩是文以一人兼文武今則使衆人分奏之時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王莽之時劇秦美新只是一個此日乃有無數楊雄曹操遂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出身是文後値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文一句秋冬射獵武句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爲點軍校尉出仕是武遂更其意志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後來稱魏公問說書旨

耶今自討董卓剿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武功絶頂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文官極品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別人稱帝稱王未必弒毋后殺貴妃而大四其惡也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自比周文王推不好八與子孫做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爲人所害此是實話亦騎虎難下之勢矣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又將國家推頭奸甚諸公必無知孤意者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曹操欲爲文王而衆人比之伊尹周公又非其意後人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眞僞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杯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荊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

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滿城風雨近重陽爲催租人所阻今曹操連一句也無何其儘也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孰知其未得荊州之時早已得水矣何也彼固以孔明爲水也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當時乖人一個賽一個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爲讐敵矣即荀彧不之二虎爭食之言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奏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慷他人之慨封華歆爲太理少

瑜留在許都(爲六十六回伏線)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有職而無地直是掛名太守)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仇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孫權乃命肅曰汝昔保借荊州與劉備今備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荊州而來(第三次討荊州)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爲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意操封周瑜爲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又是一個乖的一個賣一個)今魯肅此來又是周喻既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荊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前來弔孝不哭此并弔孝則哭奇絕怪絕)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計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畢敘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我舊交

何必大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爲荊州一事而來皇叔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看親情面上早早交付（妹丈借阿舅的東西又與外人不同了）玄德聞言掩面大哭（虧得那裏來這副急淚）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僞一）若要不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僞二）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僞三）事實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玄德衷腸真個搥胸頓足放聲大哭（越哭越像）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妙在只用緩兵之計）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善言回覆（第三次索荊州俱用孔明回答）魯肅

是個寬仁長者見立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定然問出了幾莖眼淚矣）立德孔明拜謝
宴畢送魯肅下船逕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
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
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此時魯肅亦該哭了）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
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
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
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荊州交還東吳（何不即以荊州為嫁資）肅曰西川
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者實人說實心話）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長者
是劉備之別名）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為名實欲去取荊州且教
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
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此等計策周郎甚是不濟）魯肅
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立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曾見吳侯只到

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來誘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或教他不應或教他哭或教他應承皆是孔明抽線計議已定魯肅入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荊州以西川權當嫁資荊州是現成殺佰何必舍近而圖遠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立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一個點頭一個會意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立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立德又問如何小兒瞞不過太人到不曉得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拏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周瑜乖孔明又乖立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孔明只是頑皮作樂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有佈擺立德大喜後人有詩嘆云

周瑜決策取荊州　諸葛先知第一籌
指望長江香餌穩　不知暗裡釣魚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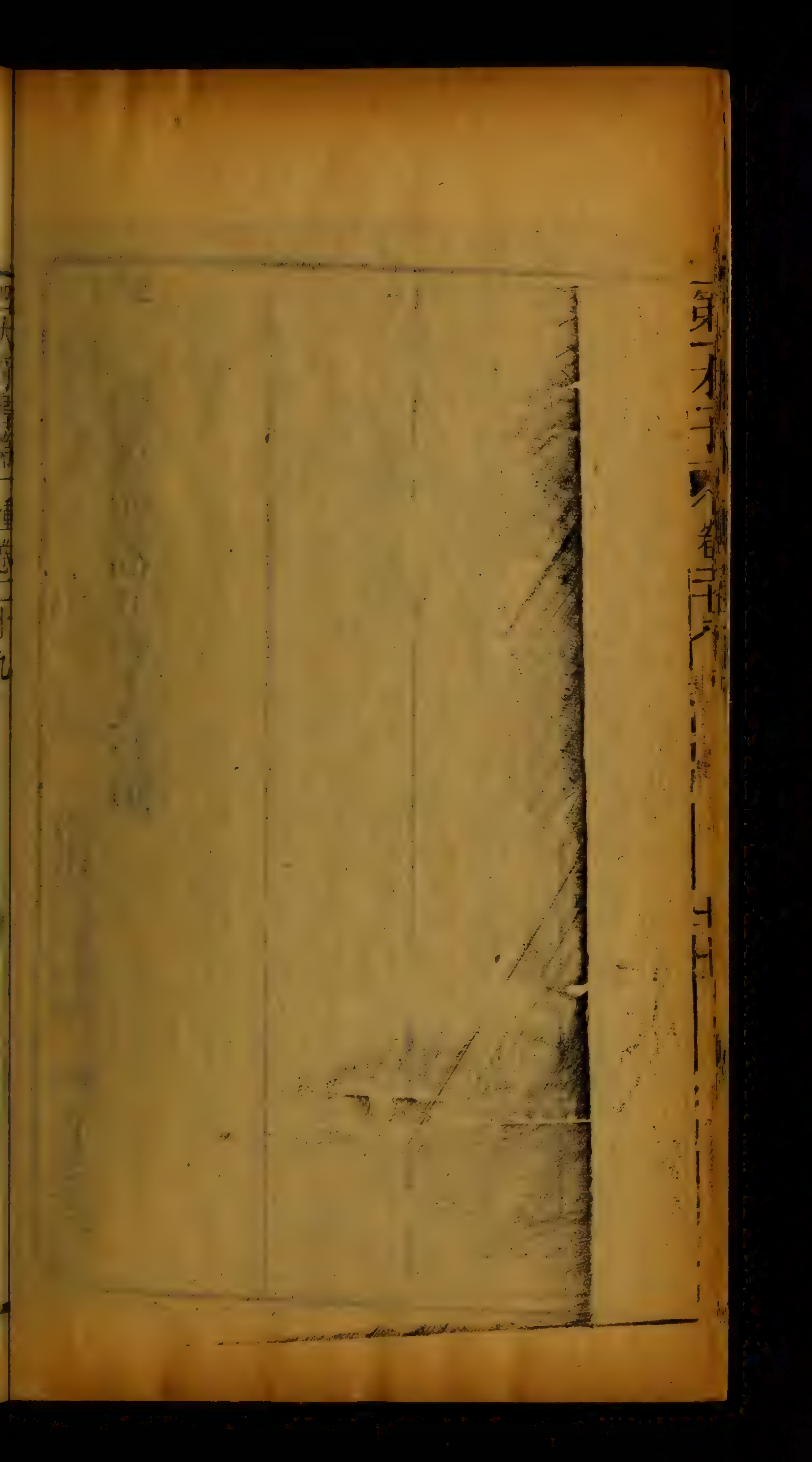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飾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喜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且慢笑準備氣着）便教魯肅回報玄德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為孔明中計（周瑜對蔣幹時嘗詐說夢話此則真說夢話矣）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准備高弓以射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只怕周郎不得這一盞）瑜曰今為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

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送嫁資來如何反插白旗）（相[illegible]爲周郎耶孝耳）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軍三千人逕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只做不認得妙）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言未已忽一聲梆子響城上軍一齊豎起鎗刀來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不即說破先問一句妙）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偏與後文相反）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孱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此是把盞勞軍的）瑜馬上大

呼一聲翻身復墜于馬下正是

一着棋高難對敵　幾番算定總成空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于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爲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爲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庶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彧攸之佐操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曹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夫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爲知己能忌

我者亦知已也不獨欲用我者爲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唯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吊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卧龍會于一處其先則忽隱忽見若滅若沒蹤跡又自不同始之爲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爲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玄德極似鄧禹之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荆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知孔明之高卧南陽三顧而

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二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耒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爲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于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眞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覩于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即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獨不容于君子而並不見容于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于小人即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于小人讀此可為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塡胸墜于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但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催死文書到了）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于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

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忠極妙極）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仇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虀粉矣亮不忍坐視（忠極妙極）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忿極而嘆嘆甚于忿）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嘆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周瑜少年經怒不起益其讀書養氣之學不及孔明耳）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赤壁遺雄烈　青年有俊聲　弦歌知雅意　盃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斛　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命處　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于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

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畧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效。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以劉為龍，周郎又以劉為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為都督，總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

却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白于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能料死，又能料生。）亮觀天象，將星聚于東方。亮當以弔喪為名，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預為龐[illegible]）」[illegible]曰：「只恐[illegible]將

士加害于先生孔明曰周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

與閱公赴會一樣有加

乃與趙雲帶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于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也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于靈前親自奠酒跪于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由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酹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烝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摶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揮灑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宏才文武籌略火攻破敵挽強爲弱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

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為哀泣友為淚漣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掎角之援首尾相應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是實話）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痛不已（哭其不能助我以攻曹乃真哭非假哭也）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寫魯肅處處是實心人）後人有詩歎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　又添列曜下舒城
蒼天既已生公瑾　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絛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

入耶孔明急覷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此來正爲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去尋偏用龐統自來又不用順寫偏用逆接妙甚孔明亦大笑兩人携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妙不使僧歸有曲折孔明自回荊州却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于前命厚葬于本鄉了却周瑜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撫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畧不減于管樂樞機可並于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重用借魯肅口描寫龐統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在此可卽請來相見于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獨不思碧眼紫髯亦自形容古怪

怪耶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又厭其貌又怪其言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卻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照應四十七回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于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反言以激之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荆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識勝周郎十倍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荆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

妙有曲折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

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龐統恭敬之孫仲謀玄德反不如之

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

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妙有身分若今之挾薦書投人者未入門而先傳進矣玄德曰荊楚稍定苦

無閑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

後有缺卻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

勉強相辭而去妙有曲折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樂醉翁之意不在酒一

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

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如有不

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于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

孫乾前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以飲酒廢事猶勝于以迎接廢事若

善于迎接者便非好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

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既有臥龍安得無臥鳳臥治有餘臥亦是醒彼闇于治者鎮日日醒猶日日臥耳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士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于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作假蹇之態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絕妙絕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此不足為先生事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齎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劉穆之不足為奇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不可小知投筆于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妙極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一語便露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

當下兄長處極力舉薦（前畧後詳　龐中有細）統乃將出魯肅薦書（兩封薦書又只先取一封藏却一封）妙有曲折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今之求討薦書一味鑽刺者能不愧死）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不消魯肅薦先生先自薦矣）玄德拆書視之書畧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有鑒于孫權而　先爲是言也）終爲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呀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問得妙）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不似今人之妄自矜詡也）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郤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于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

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荆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書分兩次取出寫龐統極有身分）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照應三十五回中語）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馬聽候征伐（以上按下玄德一邊以下接敘曹操一邊）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衆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凉入寇之事（照應四十八回中事）今不可不防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本因劉備轉出孫權又因孫權轉入馬騰將二十回中事至此忽然歸結）操大喜即日遣人齎詔至西凉召馬騰却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為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

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招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弟兄（又補敘馬騰來歷是續前文之所未及）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玄德（馬騰一向冷落不見出頗得此兩句敘明）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詔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于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馬騰此去不是疎虞）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為下文伏筆）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是馬超声口）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于我也（為韓文韓遂助馬超伏線）超曰父親若往

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于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留馬岱在後接應（馬岱為迯回伏筆）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為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賺他入城便是誘殺之計）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于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又將數十回前之事于此一提）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為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前馬騰見董承時馬騰正言董承隱諱今黃奎見馬騰又是黃奎三言馬騰隱諱前後遙遙相對）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

就點軍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告其妻而獨告其妾何也）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與董承家秦慶童事又相彷彿）妾見黃奎情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爲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知邪正何况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君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謀反婦人宜其死耳）妾告于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拏下次日馬騰領着西凉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

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兩起調撥却匀作四處出現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先死了一個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董承七人之外添出一去平馬騰父子之外添出一黃奎前後遙遙相對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証馬騰大罵曰豎儒悞我大事我不能為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後人有詩嘆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　忠貞著一門　捐生圖國難　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　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胄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你為了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快論可鼻可兒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于市觀者無不嘆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藎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軍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馬且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走在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軍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接下西京一邊 以下再敘許昌一邊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皆遭戮　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須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四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曹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爲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于劉不助馬而助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孫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仇爲父也非爲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仇爲父也亦爲君也公也馬騰爲衣帶詔而死則騰爲忠臣超爲父之死于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爲孝子而亦爲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爲賊誤書之爲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爲得之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喪烏覩所謂不共天也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眞能報仇矣遑

樹之錯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已
使之心寒膽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于割須棄袍之事而竊以爲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輜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救敗則洪與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能虛而襲許都此大快事而孫權不爲劉備亦不爲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于許昌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蓋劉

且不言而何有于詩書乎已其所欲得者其川耳志固不在中原矣豬
後諸淌亦不為其故何也蓋東吳之兵合能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既
當關羽蓋謂閭文時孫劉兩家若能盡同變許猜此大事而孫權不
之勇又不若丁奉之智耳
論之戰於赤壁與中原之俗敗所以取勝爰之兩敵所以救敗則洪與精
精之救是以救救也｜敗之救以以小救救也經淨之戰奚蘊與馬淸
曹操猶宕危會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夫救之孫而曹洪許
之刺也所以有操之爲詩唯有命之解帶所以有揭之乘髄耳
除川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患滅不死患滅不死則患盛不來惟有帝
君不敢于制實謹從之事內縮以爲拒漢帝之滅讖也何也衣冠不
使之心戮識格故敗則出出始己未費諱何也
持之後遞河之命抑之不死則不容讒天才以操不宮盜軸詞擬詔

[illegible]
則方之兵發江東之衆必由[illegible]日[illegible]則[illegible]
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來救下[illegible]意在西川必聽[illegible]救
曰今劉備孫權結爲[illegible]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
郡[illegible]之人乃治書持御史[illegible]守去文據問曰陳長文何長策
詩而歸田里耳
不能[illegible]其實也自赤壁一走[illegible]不見[illegible]濟[illegible]不死者知其必托
何也意者[illegible]山[illegible]已[illegible]人[illegible]而身往[illegible]
赤壁之[illegible]長之日[illegible]而此若但見鍾繇不見[illegible]
乘之勢而[illegible]未有能[illegible]之力[illegible]非天哉
[illegible]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illegible]有可
備[illegible]其兵力以取西川而東吳未[illegible]且不[illegible]勢[illegible]而向[illegible]于

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即東吳求救且不肯輕勞我師而何暇于襲許昌乎是其志雖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家未有能乘之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庶縱不肯為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即不死我知其必托病而歸田里耳

郗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為脣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于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為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伐吳意不在吳而在騰也此則真伐吳矣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

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下江南令合淝張遼準備糧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立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于立德其言必從且立德既為東吳之婿亦義不容辭若立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事急則孫劉復合但內兄不致害了妹丈而必欲煩魯肅修書者以上有江上之迫故耳故曰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于立德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立德立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于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立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令人測摸不出使者去了立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

超使超與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馬騰死後就書接出馬超却偏回書操從吳孫權求救然後轉將出來事曲而文亦曲　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書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明超問令明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踉蹌而入接筍甚緊哭拜于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何爲岱曰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于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于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玄德書超之起兵决矣怨報荆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馬超正說夢馬岱忽來馬超正哭玄德書又忽來接筍處俱極緊　超折視之書畧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日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

誓誅此賊（戎賊懸二十回中事）今令將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仇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荊襄之衆以遏操之前（鉀）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仇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馬超正欲起兵韓遂之使忽來接筍又緊甚）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玄德致書于馬超用實寫曹操致書于韓遂用虛寫一實一虛筆法變化一有此書則往來便為下文許書張本）超拜伏于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有此一逆文勢甚曲）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玄德之助是虛韓遂之助是實）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

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寫得聲勢）長安郡守鍾繇飛報五探一面引軍拒敵布陣于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只會寫字那裏會厮殺我有筆如刀不若別人慣寶劍）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此時妙在不敘明白至後方知其計）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與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卻便是計策）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此時龐德已[illegible]）鍾繇乃復閉城堅守卻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

西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龐德入城不用鬪[illegible]王兆突如其來如從天擒事[illegible]天而下）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于馬下殺散軍校斬開關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照應前文東吳求救事此處忽投之而實亦能接之也）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恐悞事（人傷失潼關伏筆）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又陳琳）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陳琳罵操以筆馬超罵操以口筆止一筆口有萬口）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

都離馬在于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因之就于地上睡臥誘敵之計曹洪便教備
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遞迴追趕時徐晃正
在關上點視糧車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
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城外見馬岱與城中見龐德皆突如其來焉得聲勢曹洪徐
晃急回走時一聲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
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
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攔住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
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
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
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車比及
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
曹洪忘卻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之時耶衆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衆軍進兵直抵潼關曹之

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因木難運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領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于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硃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前（前借曹操眼中描寫馬超）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當活捉生啖汝肉（前是背後罵此是當面罵只此數語亦抵得一篇檄文）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鬬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于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當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

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暢絕快絕馬超拄孝曹操何敢穿紅操之去紅只覺趕馬超性孝）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哀絲入宮時髯了大得便宜馬超追操髯）（髯予又髯極受又）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此也妙絕快絕閱及裝長髯曹操包短髯也云妻窮的是曹操則將節其頸乎）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　孟德倉惶脫錦袍
劍割髭髯應喪膽　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嚇殺）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鎗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或曰惡人不死天之道也子曰此非大道特大數耳）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紫陽…明甘…）操

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于馬超之手也卜是寫曹洪是寫剛勇馬超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鎗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于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于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弱得作怯過了幾日細作報來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喜得作喜諸將問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操對後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于帳中設宴作賀賀得作怪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係是

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因曹操分兵故韓遂馬超亦分兵分則易間也）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于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于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准備船筏欲渡河北必遏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循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長江不可渡渭河亦淺不可渡）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于南岸擊之操兵皆死于河內矣（不死于陸必死于水具不死者天也）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

當寨操自引親隨護衛將軍百人按劍坐于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白虎來臨騰蛇發動）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顧其前不顧其後烏巢燒糧時亦用此法）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赫殺）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于水中（舟中之指可掬）急將船望下水棹去許褚立于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許褚爲曹操手下將曹操反爲許褚脚下人）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遶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操無洪則死于陸無褚則死于水其不死者天也）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于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

腿夾舩搖櫓一手使篙撑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以旗包頭以鞍遮身不謂旗與鞍都有如此用法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于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死虧了褚虧了旗虧了鞍又虧了牛馬○虧了放牛放了水中一老牛虧了放馬退了岸上一怒馬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眾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于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每敗必笑如繪[illegible]態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腳賊若來時陳兵于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土[illegible]

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佳爲[illegible]之計是人之以弱卻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
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精壯之
人爲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之因許褚幷提起典韋照應擊張繡時事
典韋已死今救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爲虎痴如遇之不
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不可
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剿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彼
不得渡河乃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
爲先鋒跟叔父前去于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令衆將于
甬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于陷
馬坑內龐德踴身一跳躍出土坑立于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寫龐德聲勢爲後文戰關公伏筆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
永被龐德一刀砍于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

（龐德失馬奪馬許褚跳船掉船其勇相似）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韓遂八將中折了二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于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于是超自為前部令龐德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卻說曹操收兵屯渭兵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砲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超遂之謀早為老瞞所覺）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卻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韓遂八將中又折了一人）馬超卻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分兵三路蜂擁殺來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　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鬭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鬭之亦不過以勇鬭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特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與

兵法有妙於用間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可間而兩人則可間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間而兩人之分則可間也然而間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間之則又非無端矣

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甚深得兵家間法之妙云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間韓遂又妙在白日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間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周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敘寒溫無一語及軍事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誤封草稿者此明係反間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足以成之耳

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共手而

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惟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衆謀士以贊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行運一計其始必爲衆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爲衆將之所歎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而糧不能繼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衆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孫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大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桃園則以黃巾爲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魯爲之端是一部大

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馬超聞之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推積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燒後有渭河之燒大火之後又有小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妙有間筆點次時序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畧操請入見其人鶴骨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

曹又突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曰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前攻冀州之時有老叟陳說星象今戰渭橋之日又有老叟陳說天時前後遙遙相對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不受金帛高則高矣但不明順逆有愧隱士之名昔皓助呂不得四為安劉今婁梅助曹豈得為安漢乎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為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超之營寨特有火攻操之築城賴有水助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汝何不早降老賊妄稱天命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止極寫許褚英勇以襯馬超之英勇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呼曰吾

即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要衆虎而疑今見一虎而退）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許褚百忙中夾一筆）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痴（褚一虎也超亦一虎也虎超豈畏虎褚）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痴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激許褚）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鬥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鬥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陪寫許褚正是陪寫馬超○曹操棄袍許褚棄甲棄甲亦算輸矣）兩軍大駭兩個又鬥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

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個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以斷殺節以長與長後打斷打殺一笑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混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誰叫汝赤膊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濠邊操兵折傷大半未行反間之前操軍屢敗可見將在謀而不在勇也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卻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于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于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員不死楚不得安曹操其有顛墓之懼乎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超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

讐不但是勇十見其孝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郎此便爲下文生疑之本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爲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曹操反間之書未來韓遂求和之書先去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僞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賈詡前爲李傕策馬騰今爲曹操策馬超始終斷送雖智謀不足多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尚不能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

向徐晃叫曰迎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兩下分開反間之計便可從此而入）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謂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想是要看虛影子）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割須裹頸之時惟恐被人識認今却出頭示人好生大中兩目一口只是髭鬚剛去我相耳一笑）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對陣之時忽敘年家）將軍今年妙齡幾何（既敘寒溫又敘年齒）（全不似對陣時語是極沒要緊話却是極要緊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多時不見髭須滿面今失去髭須多有今昔之感）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奸極妙極）說罷大笑相談有一箇時辰方回馬而

別好極妙絕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在曹操算中卻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尚未足間二人某有一計令韓馬自相仇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去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著單騎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欲談不足繼之以書書中有塗抹則疑語中亦必有隱諱矣因前疑後因後從前真是絕妙疑兵之計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多帶從人正欲使馬超知之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

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俱在賈詡算中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般皆是[illegible]曹操草藁夫豈出在事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糊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殺便了讀至此爲曹操寒心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超之後繼之以可疑之書送書之後又繼之以可疑之語前既自出後換他人好雖機智眞不可及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裡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武勇常

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曹操弄假成眞俱在韓遂算中）遂曰吾與馬騰結爲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假書換得眞書曹操大得便宜）操大喜許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凉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爲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蔣幹在周瑜帳中所聽之語是虛今馬超在韓遂帳前所聽之語是實一實一虛前後遙相映）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衆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剁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韓遂手痛不是馬超來只緣曹操手毒耳）五將

揮刀齊出超從步出帳外五將圍繞圍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剁倒梁興（五將中去其二）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又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凉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于渭橋之上天乞微明（方知鬪殺了一夜）只見李堪領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李堪拖鎗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三將中又去其一曹操欲借韓遂殺馬超誰知馬超又借于禁殺李堪傷之一笑）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皆紛紛落地（寫得馬超可畏）超令從騎往來突殺爭奈曹兵圍裹堅厚不能衝出超于橋上大呼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

馬超陸于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此是絕處逢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日夜務要趕到馬超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與前追劉豫州彷彿相似）眾將得令務要爭功迤邐趕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來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敘馬超以等做昔操）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兵遠方收兵回長安眾將主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無髭鬚同病相憐為之一笑）操就教于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凡八將止其二）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為後文馬超奪隴上張本）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

方不定不可久留若當為張[illegible]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為後文楊阜破馬超張本阜臨行請于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了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老賊用兵奇為諸將所不識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營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于潼關前使賊盡南守河西不准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水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吾乃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荀彧謂操用兵如神信然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成兵添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于離間一舉可滅吾固喜也孟德新書絕不傳只此二段可當新書一則衆將拜曰丞相神

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明明是迎賊並非迎討賊之人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以上按下曹操以下後入張魯這消息播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illegible]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絕妙綽號張衡死張魯行之張角與張魯一箇模做三[illegible]傳三世一脈一般前後遥遥相對[illegible]曾在漢中自號為師君稱謂奇絕其來學道者皆號為鬼卒稱謂奇絕為首者號為祭酒愈出愈奇領衆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愈出愈奇務以誠信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設壇使病人居于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為姦令祭酒愈出愈奇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三官手書三

通在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天公地公大公與天官地官水官前後又遙遙相對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今之僧道習以人家作好事有鋪蓋餅增騙人米粟不若米賊之猶為老實也又禁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入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只怕不管此等閒事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張角稱蒼天已死黃天已立今張魯存漢中亦別有一天當年聞操破西涼之眾威震天下乃聚眾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漢寧王何不竟稱漢中大師君大祭酒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為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州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以上又接下張魯以下接入劉璋○張角有弟張魯

馳亦有早有細作報入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此第一卷中便以劉焉作引至此方纔叙明來歷爲前文照應州大吏趙韙等共保璋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讎劉表與孫權有讎劉璋與張魯有讎此遥遥相對○張魯劉璋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時劉備已說出兩人名字至此方纔叙明來歷亦遥與前文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統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謀臣進　致引荊州

傑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爲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

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爲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爲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何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玄德玄德以謙得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彌衡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illegible]袁紹之時故氣抑而善下張松彌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

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荆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玄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玄德更不敘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眞神妙之筆

孔明猶欲爲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却教玄德只做不知憑他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來售然後取之寫來眞是好看

西川畫圖一軸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畧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畧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况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入焉爲之先容爲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

玄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身荆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荆州當吳魏之衝者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奈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取西

川不可入荆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于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人之忌幾爲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衆君子之爭曾不以爲憂得士者昌于茲益信

却說那進計于劉璋者乃益州别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钁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貌醜張松亦貌醜可見以貌取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工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張公看得曹操中意誰知後來却是不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畫圖爲記永年張舖出賣西川不識主顧帶從人數騎取路

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赴許都打探消息〔此一句暗為下文伏線〕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蘇秦所謂因鬼見帝者也然走謁大人者往往如此豈獨曹操為然哉〕操坐于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illegible]曰為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illegible]〔而惡言盜賊者秦之趙高宋之賈似道則然不謂曹操亦作此語〕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illegible]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為太平耶〔捨自得好〕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illegible]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曹操不以貌陋輕龐統獨以貌陋輕張松何也蓋龐統諛之而張松觸之也〕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身雖短而言則長而〕忽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

單眉細眼貌白神清相形好看傲一般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知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還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張松口中誇示之語亦抵得一幅畫圖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既誇地靈又誇人傑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言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既誇先賢又誇時俊修曰

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朝廷何官修曰見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于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楊彪門世清德而其子乃爲曹操所用且操曾執辱楊彪而修曾不以爲嫌宜其爲松笑耳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不曰附操之勢而曰服操之才亦是勉強支吾之語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既笑楊修又笑曹操只是罵也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于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兵爲書張松又以書爲兵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爲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倣孫子十三篇而作若微十三篇便不得謂之新書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爲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

相盜竊以爲已能止好瞞足下耳（今之盜竊他人文字以爲已者何限不令張松見之）修曰丞相秘藏之書惟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不是曹操盜襲他人文却是言操之文被張松盜襲去了）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眞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　清高體貌疎　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　文章貫太虛　百家并諸子　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語言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照應二十三卷中事）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

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今人文字多在暗合古人者却不肯學曹操之燒之也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楊修誇之以文曹操又耀之以武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颭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斜目便有輕視不屑之意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妙甚惡極○文不足以動之而欲以武動之曹操已低一着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

避箭于渭水此皆是無敵于天下也當面嘲笑亦大快心聞此警語新書即不暗合古人亦當愧矣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彧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有此一翻受傷愈覷下文之妙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把一箇西川亂棒打落了我來時于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怏怏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一箇主顧不著只得再尋一箇于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粧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不敘出來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進酒食雲敬進

之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明俱在孔算中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于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灑掃驛庭以待歇宿又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只不說明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又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非敬張松也敬西川耳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之思實為萬幸非請張松直請得一箇西川來了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孔明敘法絕妙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

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皇叔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都用孔明回答妙甚）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蟊賊，卻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換龐統回答妙甚。孔明只言玄德無處安身，龐統便言他人合當相讓，一吹一唱，大家說普啞謎）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龐統不平之語，漸漸說得近了。都用玄德一語蒙開去妙甚）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謙遜，只不瀧來，妙甚）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後還不提起，妙甚）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外，留敘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到西川來言語，須教便了）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為西川而淚也）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

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不可居卻未說出西川來亦自有層折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以言釣之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荊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至此更耐不得只得和盤托出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搖動乎張松明明說出已是極力相就矣妙在玄德又用一語謙開去松曰某非賣主求榮卻正是此四字偏要先辨自一句亦自覺口重耳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禀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欵於曹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不打自招盡情說出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業大焉明公果有收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連日殷勤相待正為要鈞他這幾句話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又推開一句妙甚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

在先今君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皆是孔明龐統意中之語却偏要逼張松口中語出妙甚）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處方纔應承教便要鈎他這本畫圖出來）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此孔明用計至此大事已畢）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開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又引出兩人家欲一同敝賊）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極似通宵節中說分上者亦待臨別時方纔一露來意）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輕輕將一回賣與人了）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于劉皇叔久矣

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正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微賢讀驗又合書數計了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荊州不用孟法二人請往却用張松薦之妙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亦有取川之心先將取璋川號他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計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不即說何計待他自問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為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不須之德白棘都使劉璋大請亦謂請於國勢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為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

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見爲劉璋府下主簿（黃權後亦從劉備而此特則忠於劉璋）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與郭嘉之度劉表其語相同）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纍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其言如見）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韓馥欲招袁紹耿武閔純諫之劉璋欲招玄德而黃權王累諫之前後正復相類）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

累曰張魯犯界乃癬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況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王累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後黃權不死而王累獨死）璋叱曰再休亂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齎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況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滅狂寇永爲脣齒自有重酬（州即以西川酬爲）書不盡言顒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前張松初來再三推[illegible]今日却急於自說[illegible][illegible]）

後多變化不同　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只消將張松語一提不必更說自家語）立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嘆息嘗思鷦鷯尚存一枝狡兎猶藏三窟何况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與備同宗不忍相圖（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讓）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兎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其當效死（前得書圖今又得一鄉導）立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立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立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如范蠡天以吳賜越之語）立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

成（不忍取劉表正是此意）若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于信（此處說封以大國後欲襲殺之乎皆城何耶）乃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于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收川之事亦惟龐統任之耳）于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泥隘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軍中龐統為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二十七卷中所伏之人于此處始見）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

引兵五千遠來隨接玄德使入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曉沿途州
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
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
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于十遣使既諫之又于出迎時諫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疏間
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于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
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銜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
兩箇（黃權之齒落黃權之心盡矣）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
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于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
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切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
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于門也（李恢後來亦事玄德然此時則忠于劉璋）璋曰
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
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為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

則敵攻于外民攻于內必敗之道也（偏是賣國之人反說別人不忠）璋曰公所謀深于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揄橋門入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弔于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于此地（如此諫妄從烈）昧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畧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于武關為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于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于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于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于地（黃權李恢之識同于王累而王累之心則過于此二人）後人有詩嘆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　拚將一死報劉璋
黃權折齒終降備　失節何如王累剛

劉璝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却
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江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
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
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撫慰（初來便收拾人心）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
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張松之計
大狠）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泄其中有變（龐統直欲并瞞
過玄德）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離城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
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
訴告衷情（初見劉表未嘗揮淚今見劉璋而揮淚者以將取其西川故有所不忍而揮淚也）飲宴畢各回寨中安
歇璋謂眾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
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為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
（且慢謝須王細看）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城都賜與張松（人言劉璋闇即）

此便知其間時部下將佐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後來此四人皆死于戰可謂璋之忠臣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衆皆嗟嘆而退卻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璝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劉璋無隱可尊以手下人爲說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于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城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勸殺劉璋孔明必不出此言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二句是實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二句是主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不曰王者不爲而曰霸者不爲但統之其統曰此非統之謀乃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殺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

蜀有殺母之仇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龐統只言取之之利法正却言不取之害更進一層）不如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

人主幾番存厚道　才臣一意進權謀

未知立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